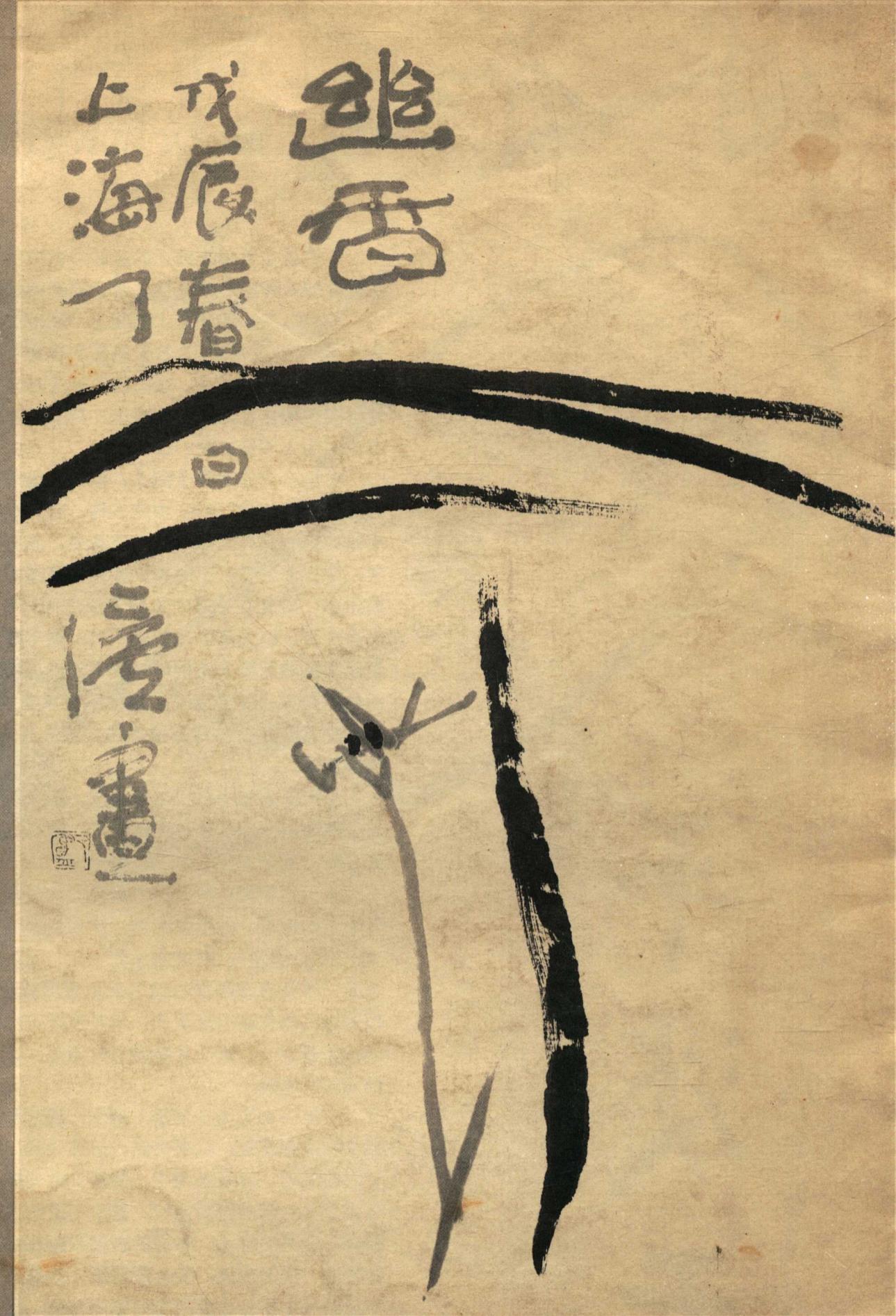


丁 壬 中 國 室 選

陸 佩 少 翟



# 奇崛之才

## ——介绍著名中年画家了庐

大雨

了庐这位近年来突兀而起的著名中年画家，其作品自被人们发现之后，越来越被国内外人士所注目，而且感到神秘。

人们只是从各种艺术刊物上不断地见到对他的系列介绍和传闻：知其画格高超，传统法度贯通，尤其是笔墨素养远非同辈画家所可望尘及。为前辈大师吴湖帆、贺天健、关良、张大壮等诧为奇才，可望大器，竟相引以为弟子。但真正见到过他作品的人却又很少，持有他原作者则更甚无几人。可见其人其画还有许多为人不解之处。

史上自有许多高士幽人，但我未能亲见。旧友忘年之交了庐却是我一生中真正了解的一位“幽人”似的人物。他自小生活在上海，但厌恶世俗的烦嚣，心中始终想望着白云深处的幽谷清泉，具有强烈回绝尘世的超脱意识。他崇研禅学，好方外之交，不时有许多高僧高道前来规劝其入空门，但他笑而不答。不婚不宦，时独往独来于山林荒原之间，似僧似道，为人不解。了庐生性恬澹、闲静少言，白天高卧，隐而不出，趁早晚人流闲静之时则手持书卷解衣盘礴于其家附近的豫园九曲桥畔，读书吟诗，游目骋怀。几十年间湖边垂柳已移栽成茁壮的樟树，景多变迁，但他不管风雨寒暑每日必至，夏秋之间，时至半夜。朋友知其如此，总到那里找他。旁人有所不解，他不以为然。放浪形骸之外，自得其乐。

了庐虽落拓不羁，不拘小节，但为人为事却真率而重义，肝胆相照。十年动乱期间，众多的师友困顿受危，唯有他不以为然。尽力设法以予袒护并照顾其家人，甚至为代人受过，险遭诬陷。

他平生最厌恶那些矜持有余的虚假和势利。以至今日不时有许多高官显贵前来求画邀请，他不以为然。却乐意走乡穿巷与朴质的劳苦人相往来。他崇信老子“物以累形”，视万物为粪土。一无所有，但又一无所求。在其画名日隆的今天，不知有多少好心的人劝他置财添物，但他仍不以为然，拒不率命应酬。他对自己的作品审度从严，不断地否定自己。唯当有人出示其旧作时他才恳请以作新画以予替换，并随即当时撕毁。这又为如今那些生长在都市中竟相逐利的人们所不解。

了庐一生致力于书法、诗文，偶尔作画。兴致所致可以视群雄而不顾，大帧小幅挥扫立就。以书为法，以文为画，纵横成趣。他善于运用自己用笔卓绝于人的长处，以线条为主，淡淡几笔勾勒出一片天真、萧散、超脱的逸趣。没有当今天一统的时尚之气。其中不乏给人以云林的天真、八大奇宕、南田的腴润、新罗的空灵、冬心的古拙和白石的简练。下笔几根线条似刀掘一样，沉着凝重，法度贯通，为人所折服。近年来尤在简笔山水、梅兰竹石上比过去花卉蔬果写生作品更见超逸而不同凡响。他锐意将这些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题材推向极端，自出机杼，简到不能再简又颇有现代意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感。被人誉为当今“八大”。他的成功之处是功夫在画外。是诗文、书法和人的素养陶冶而成。所以这又为一般埋头于画的职业画家所不解。近来他正应请在潜心整理自己的艺术思想，我想他定有许多与人迥异的真知灼见，为人所不解。

了庐是一个对艺术虔诚而孜孜以求的人。他自知目前的成就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离历史的要求还有距离。所以他将置浮名而不顾，准备再以闭关十年的功夫到大自然中去师造化。届时将小别画坛，独往独来于天地间，更为人不解而感到神秘。短文是解释不清的，作为至友我祝愿他诚如前辈先师所预言的成为卓绝一代的野逸画派大家。

平淡天真  
了庐写生画选

八十六翁书画印



卧龙图

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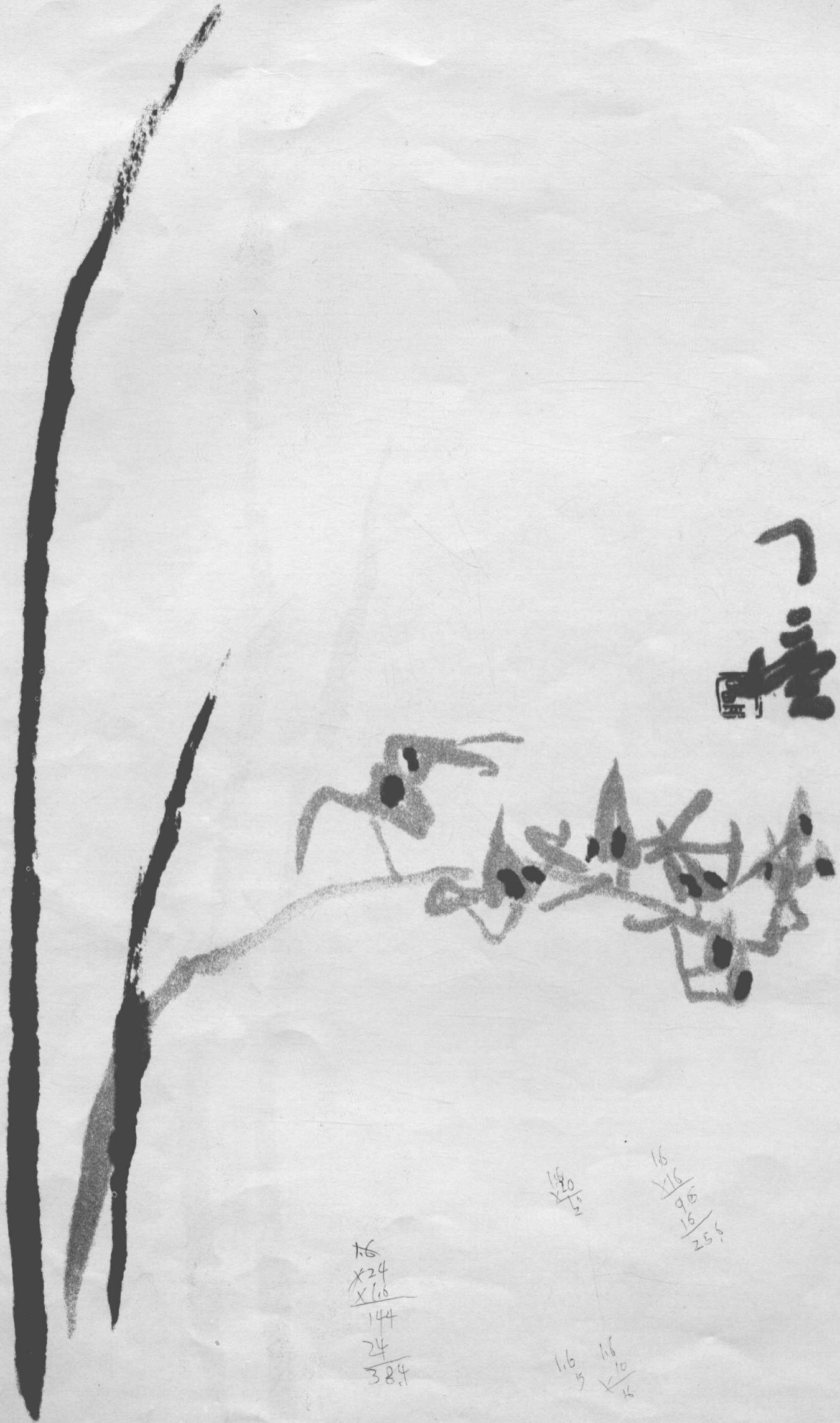
信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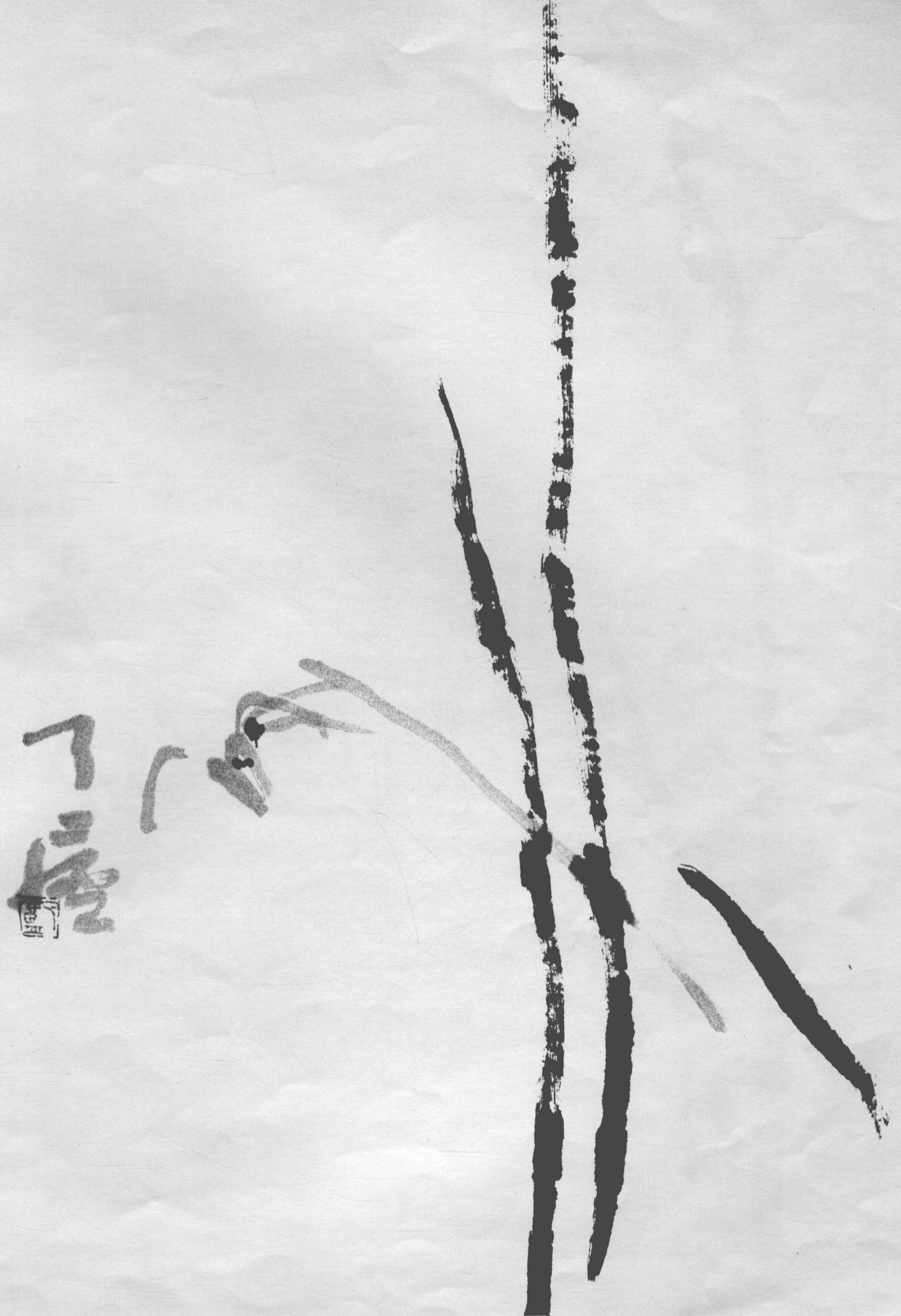
印



兰花



兰花



兰花



瓶花与水果

山江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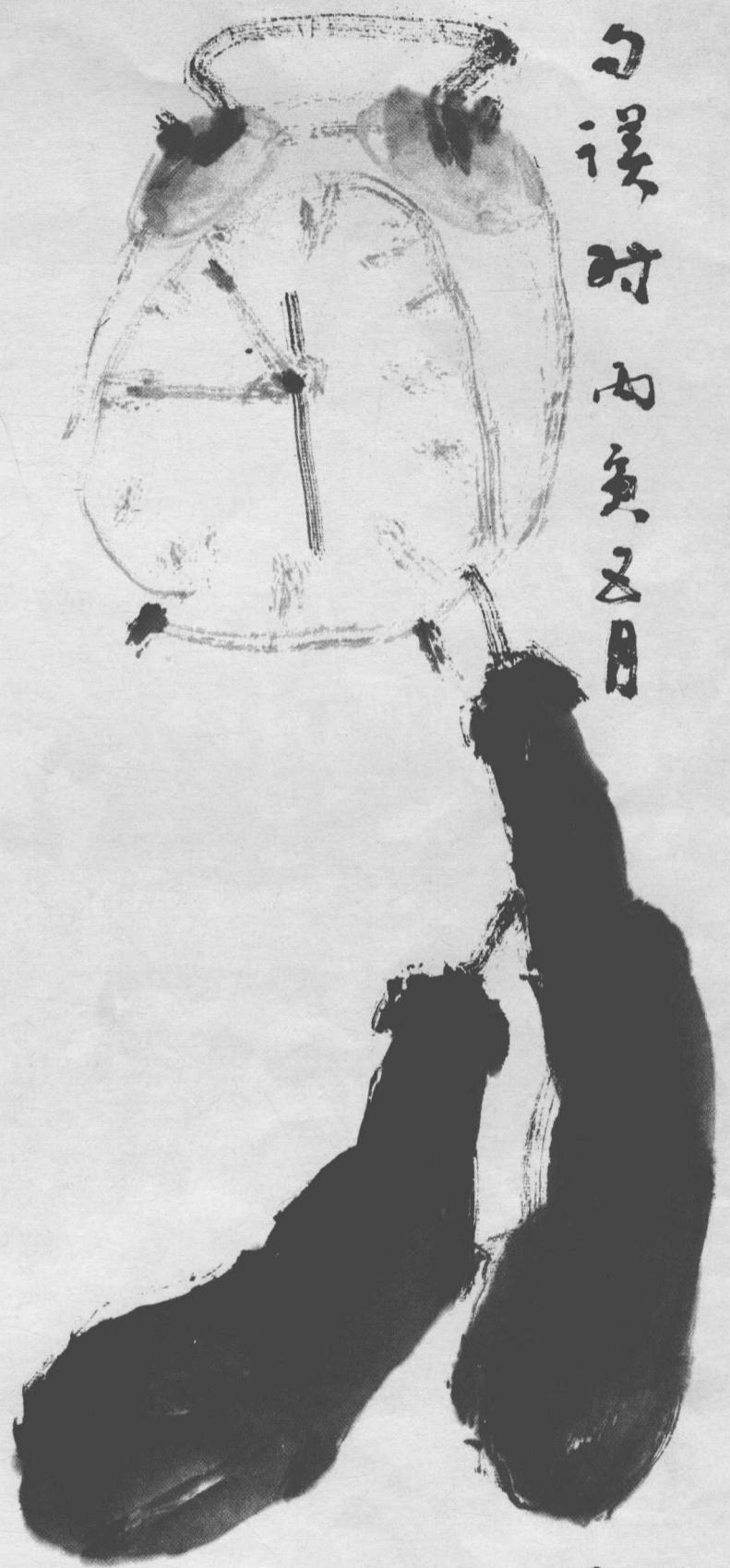




竹

初夏晨时画于鱼庄

丁巳年夏月  
丁巳年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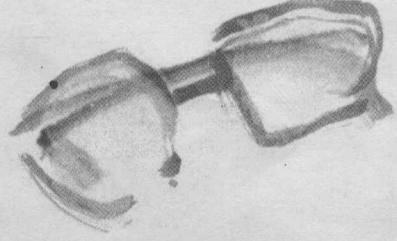
闹钟与茄子

秋  
蝉  
丁  
立



日光灯与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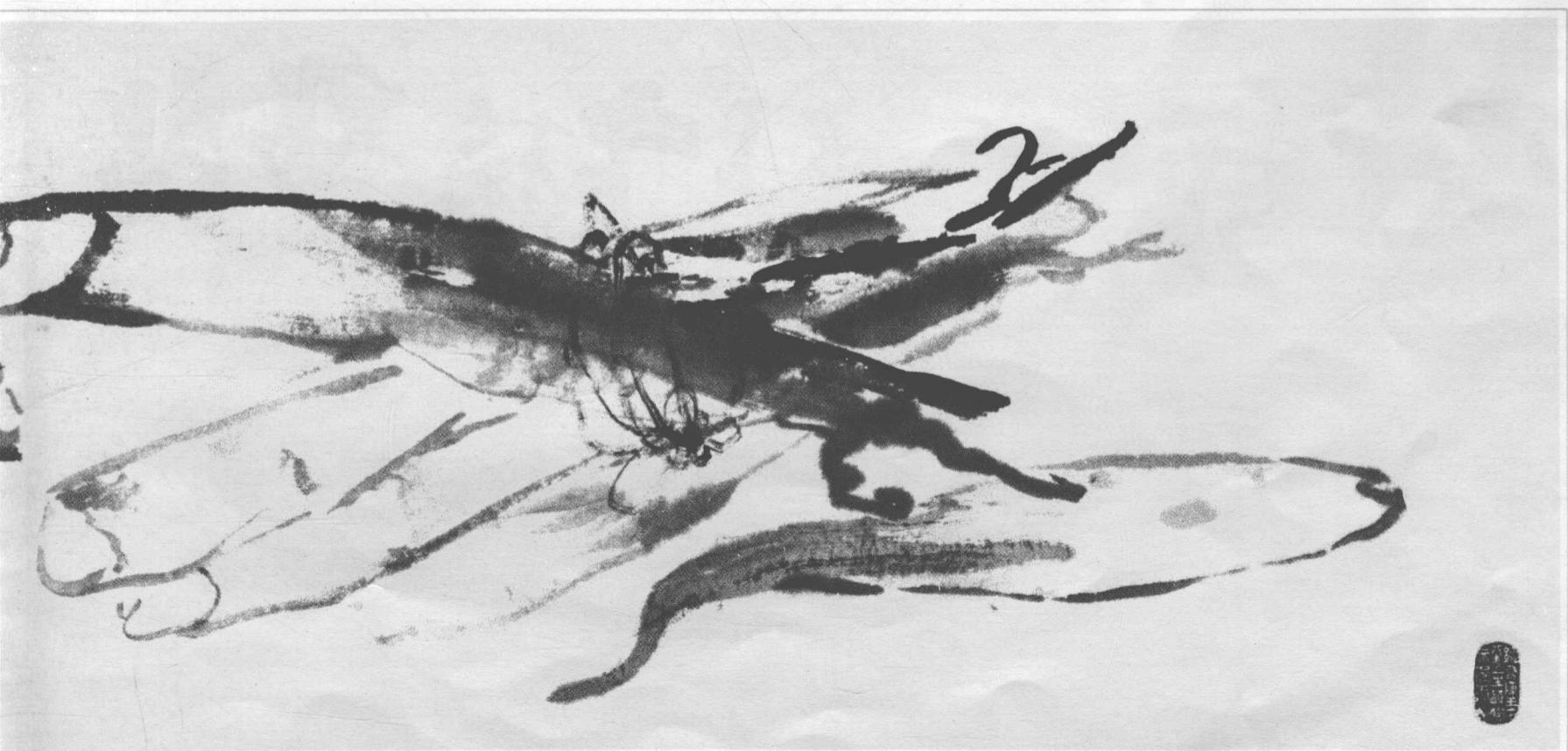
晴  
暖  
手  
二  
月  
中  
枝  
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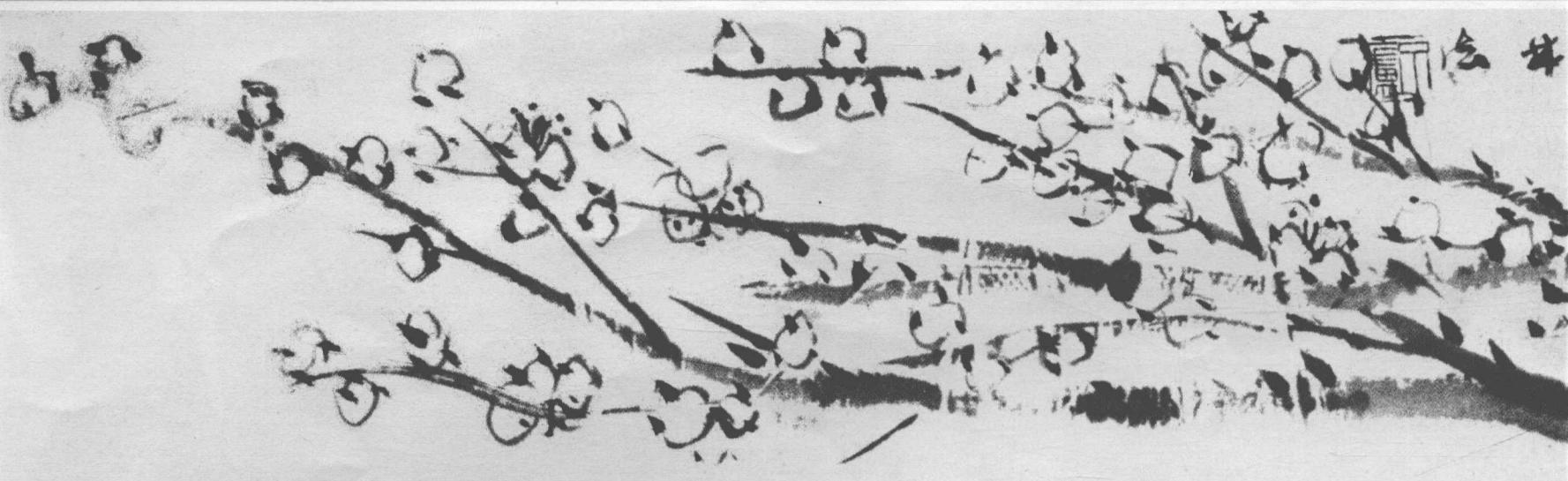
汉砖砚与眼镜



梅



王一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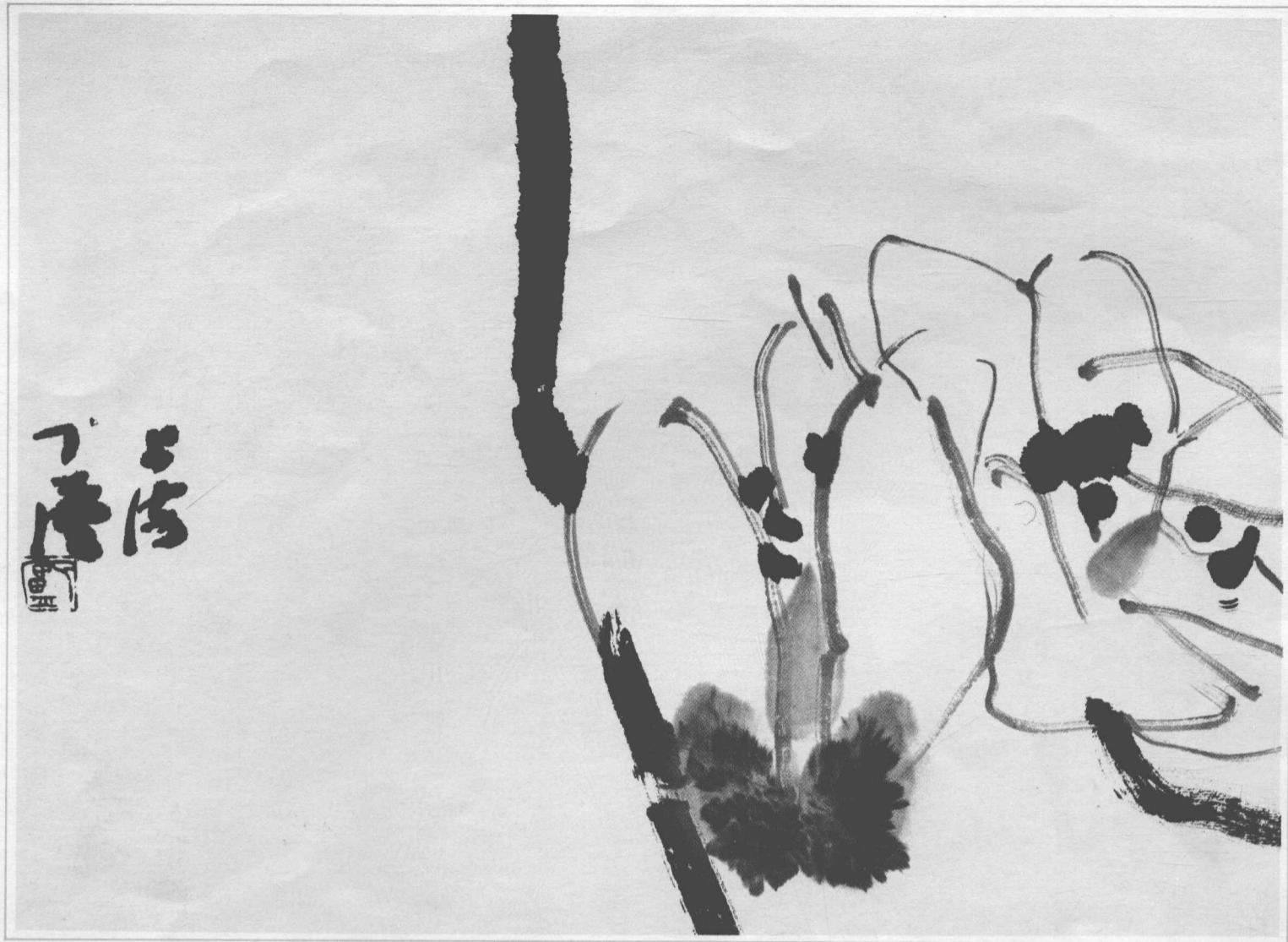
白丁

題畫丁巳歲正月廿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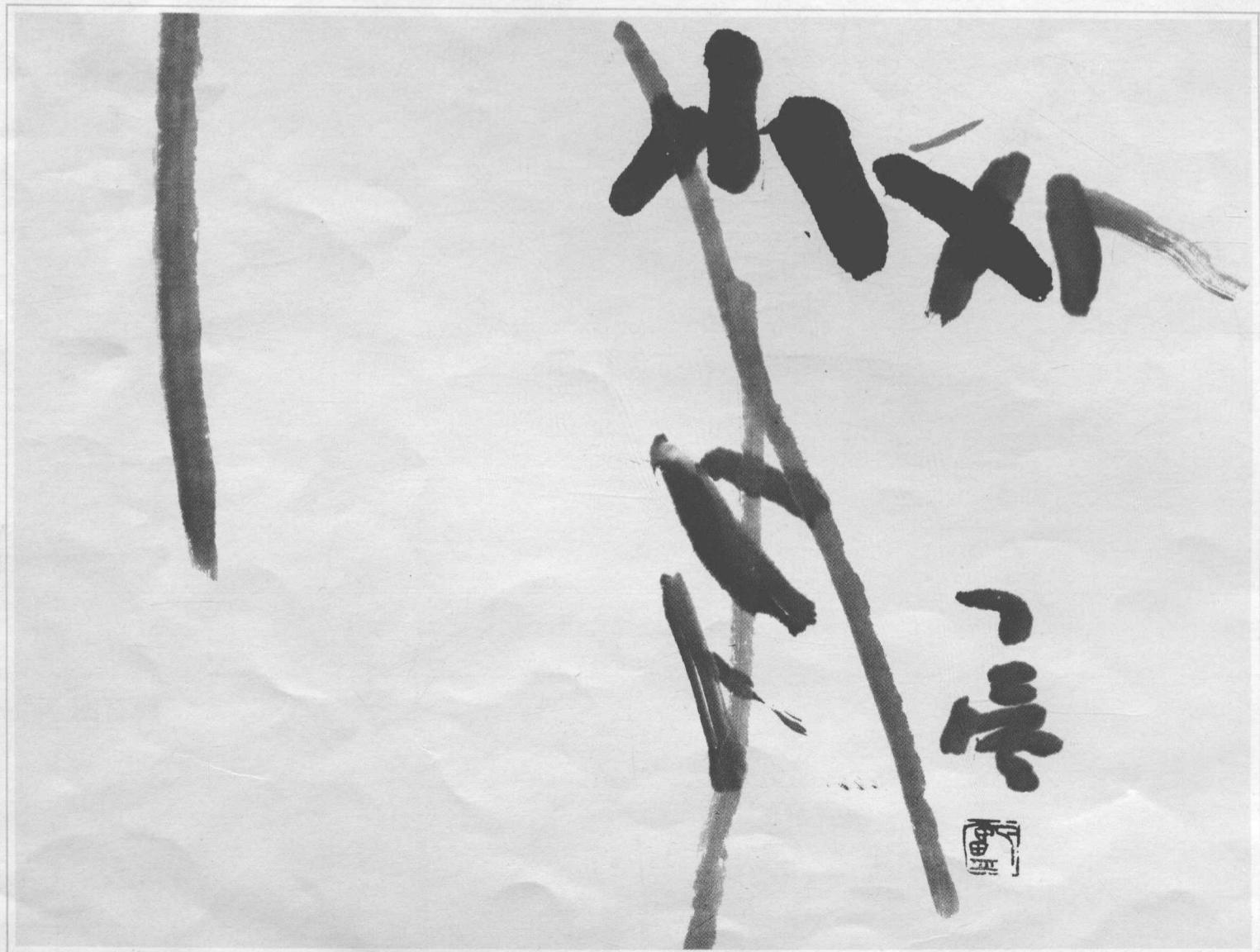


茭白





田兰



竹



梅石图



竹石图